

黑月亮

周百义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Y V E L I A N G · H E I Y V E L I A N G · H E I



黑月亮

周百义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Y V E L I A N G · H E I Y V E L I A N G · H E I



责任编辑：梁春芳

封面设计：张延宁

黑 月 亮

周 百 义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公浴街10号)

湖北省阳新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7.875 插页2·字数165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 - 5317 - 0357 - 2 / I · 358

定价：2.90元

内 容 简 介

这里是楚之头豫之尾，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激荡融合的土地。山妹子善良多情，但她是一轮不发光的月亮；小公务员摇唇鼓舌，却难有上头条的机会；假艺术之名的在糟蹋斯文，诊治别人的身患不治之症；发洋财者发到了父母头上，做替身者以假成真。也许这里历史太悠久，悠久得连月亮都不发光。于是，红麻林中才有了并不空白的思考，大别山中才有那个小“泥鳅”的寻找。

作者以辛辣讽刺的笔触，艺术地记录了世态与心态，鞭挞假恶丑，讴歌真善美，在简约的笔墨里，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和深刻的启迪。

序

郑传寅

几年前，武汉大学开始面向全国招收插班生，通过考试，将社会上在某一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招收进来插班学习，不拘一格，集天下英才而教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周百义便是中文系招收的第一批插班生。上大学之前，百义发表了不少好的文学作品，已成为作协河南分会会员，担任了县文联的领导职务，功底坚实，很有潜力。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奋邇常，奋力进取，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小说创作也步入新的境界，品学兼优，屡获嘉奖。在我的印象中，百义既有青年作家的锐敏和深邃，又有学子的严谨和谨和。

文如其人。百义的小说对生活的发现是锐敏而深邃的。他善于从貌似平淡的生活场景中发现捕捉那些最为“奇崛”的东西，长于通过寻常乃至近乎琐屑的点滴画面，表达自己对生活独到而深入的思考。集子中的大多数篇章篇幅短小，但容量很大，一个很小的寻常的生活场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物形象，往往折射出一个时代，融深刻于平易，见恢弘于微澜，明朗而不失浅露，读罢掩卷，令人回味。封建道德对

女性的摧残，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扭曲，通讯报道工作中的浮夸，机关工作中的人浮于事，都可以说是一些“老而又老”的主题。作者选取独特的视角，并且洞烛幽微，有自己独到的发现，因此，使这些作品富有新颖性和不可重复的艺术个性。

我们的时代需要鼓手。百义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新一代作家，我希望并且相信，他会拿出色彩更加明丽、气势愈见恢弘的力作。

一九九〇年孟春于珞珈山陋室

目 录

(1)	序
(1)	空 房
(16)	水 难
(29)	京城来了名角儿
(48)	客从台湾来
(67)	红 麻 林
(82)	牌坊街轶事
(94)	盼
(109)	显 影
(123)	夜 惑
(137)	头条明天见报
(149)	黑 月 亮
(177)	窑 神
(197)	遗 憾
(209)	爸爸、“泥鳅”和我
(218)	玫瑰三愿
(230)	弥 合
(243)	后 记

空 房

一

一觉醒来，妻子猛地睁开眼，见白惨惨一片铺在床头，窸窸窣窣的纸声、呼哧呼哧的出气声在外间屋响起。

“老乡！老乡！”

老乡是她的丈夫——离休在家的县商业局局长莫运兴。二十年前，她随丈夫到了这楚头豫尾的大别山中。岁月流逝，丈夫的称呼由运兴、妮她爹、他姥爷交相替代，不知从哪天起，是谁先叫起“老乡”。那浓浓的豫北方言，立即唤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回忆：大平原、玉米林、独瓣儿姑娘、光膀子的后生……每人嘴里都沁出了酸酸的甜甜的红薯味儿、芝麻叶味儿、小米汤味儿。此生此世，怕再也没有任何称呼能替代这两个字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不仅有地域特色，还有几分老夫老妻的亲昵，几分相濡以沫的依恋。但是，老两口近来却有些生分。妻子竟象刚过门儿的新媳妇，觉得丈夫的言语举动不可捉摸，甚至还有几分不近人情。

一九八〇年，老莫离休时，局里按当时标准给他盖了一百平方米住房。谁知去年上边又下了个文件，规定局级干部至多不得超过七十平方米，多余面积不退者按十倍罚款。

这时候，老莫的大女儿、二女儿已经出嫁，小女儿在外地上学，老两口守着一大片房子，断电时黑漆漆的还有些吓人。两人一合计，退就退，反正留房子也不能打滚。

谁料房子腾出来后，老莫去单位走了一遭，忽然又变了卦。当天夜晚，他自个儿又搬进去一些零星家具。

妻子盯着丈夫古怪的表情问：“怎么？房子不用腾了？”

“不腾，就是不腾！怎么，你也巴着我……”

妻子噎得喘不过气来。开始，老莫怕妻子不同意，口口声声“我这革命几十年了，应当为大家带个头。”现在，是他自己变脸反悔，转过来却把气儿往妻子头上撒。

没离休时，老莫每天守在局里。回到家，妻子将洗脸洗脚水样样捧到面前。他很感激，说：“等我离休了好好报答你。”哪知眼下几十年没红过脸的夫妻却隔三差五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叮叮咛咛。起因往往都在老莫。妻子听人说，更年期人性子会比往常烦躁，一问医生，年过花甲还有什么更年期！她又担心丈夫是高血压，催着去医院查，结果血压偏低。几十年的老夫老妻现在倒反起目，妻子提起便伤心。她眼窝浅，动不动就流泪。这一次，没有例外。

“只要你……有钱付房租，你留着打……打滚……”

老莫先是不吱声，继而冷不丁爆一句：“让给谁都行，就是不能让给他，你知道——”

房子是商业局新上任的张局长要住。张局长原是县委组织部的干事，在县委机关内有一套房子，可人家现在说，找个僻静地方办公，中午留着打个盹，找同志谈个心，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再说，不提“扶上马，送一程”，一间房子，

总该照顾一下吧。不然，人家能不说：“你瞧，老局长在台上时，大道理讲了那么多，这乌纱帽一摘，比群众还群众了。”

老莫却压根儿没打算理睬别人怎么议论，他认准的理，十头牛也休想将他拉回头。他不腾房且不说，还跑到县纪检会反告了新局长如何如何。房子不腾本来就是违背上级精神的，现在反而没理找个理，纪检会书记很恼火。

到了月初领工资的时候，商业局按照纪检会指示，对老莫动真格的了，一张纸条儿，罚款三十元。老莫捧着余下的几张“大团结”，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大女儿、二女儿闻讯赶来了。她们态度鲜明，坚决站在母亲一边。

“不该花的钱就不能花。你和俺妈省吃俭用，省一点钱都去交房租，人家不说你神经病才怪呢！”女儿们劝说。

“不就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吗！”老莫宽容地冲女儿们一笑。他不屑于争辩，她们毕竟是孩子。

女儿们心里却清楚，父亲是对离休有意见，找碴儿出气。眼下发牢骚是时髦，退下来的干部十之八九都是这种精神状态。可你有意见，也不能冲着自家票子出气呀！

“你不想退就别退，反正俺们没钱补你这冤枉窟窿。”女儿们下了最后通牒。

结果让女儿们料到了。你想，老莫虽说每月一百零三块，可去掉水费、电费、老两口伙食费、妻子医药费、小女儿在外读书用费，再加上这三十元罚金，这钱哪能支派开。所以，半个月一过，老莫的财政支出便红灯闪闪。从不过问柴米油盐的老莫，也明显感到了经济危机的巨大压力。

这天，妻子半夜醒来，见丈夫趴在桌子上不停地写呀写，枯瘦的手上青筋条条凸出。她虽没文化，但明白丈夫是在写信，是在为工资的事儿写申诉信。

老莫的工资打从队伍上下来那时起，二十年来一个子儿也没加。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有过两次调资的机会，妻子知道丈夫爱面子，有话倒不出来，怕被人要了，于是千叮咛万嘱咐，过了这个村怕没这个店了。可第一次，到了投票前一刻，他上厕所，一泡尿把一级工资尿没了。第二次，两个家庭困难的同志相持不下，他又把自己的那一份发扬“风格”了。

离休后，老战友来，他才知道当初转业后工资还应当上浮一级的。老莫找了有关领导，也没有结果。老莫想不通：五类分子能摘帽或改正，俺这“冤假错”却无人解决。琢磨来琢磨去，感到委屈。他在屋里骂娘，发无名火。可是，骂归骂，过了一阵儿又自我解嘲：就算那时没被小日本打一顿，俺没跟皮定均走，眼下还在玉米林里趴着。

妻子体谅丈夫，安慰道：“年三十打个兔子，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

可眼下，妻子不明白丈夫为的是哪门子，这边儿，一个劲把钱不光彩地往外撵，那边儿，又苦巴巴地写信申诉增加工资。她真怀疑，丈夫是不是老糊涂了。

外屋一丝儿声息也没有了，妻子担心丈夫坐久了，肺病根儿又动了，腰上的枪伤耐不住。她披衣下床，这才发现老乡不见了，桌上丢着零乱的纸笔——他一定寄信去了。

二

这是一幢规格还不算低的平房：天花板，砖漫地，沿墙根儿涂了一米高淡蓝色的调和漆。不过，房子里没什么陈设，显得空荡荡的。院子里，除了几株不太值钱的夹竹桃、月月红、四季梔，便是葱、蒜、韭菜，还有一棵早就生长在这里的香椿树。

按当地习惯，春天里香椿树叶儿采下后，用开水烫，切碎，拌上香油，是餐桌上一份不可多得的好菜。眼下已是秋天，这树叶儿早已老了，但前不久老莫却意外发现，这树叶儿虽然有些硬，要切成碎末儿，加上佐料，味道还不错呢。为此，他节约了一笔菜金。

这会儿，妻子发现他正站在高凳子上，用长竹竿在折树顶上绿叶儿。这叶儿长得没有折得快，眼下只有树顶还有叶儿。

自从房子付罚金后，老莫重新调整了家庭开支。首先，他降低烟卷档次，二角一的改为一角四；接着，减少吸烟的数量，由三天一盒改为每周一盒；后来，索性宣布戒烟，没几天，他又在厨房里发现了“新大陆”，用吊罐做饭时，从节煤出发，罐口压一个铝盆预热温水。同时，使用过的油锅，留着下次炒菜，也可省少许食油。这一系列措施，对他那收支不平衡的财政危机多少也有着缓解作用。

他正聚精会神地折树叶儿，忽听妻子在厨房“啊呀”一声，接着水池边闪出了妻子臃肿的身子，她的手上正举着一根秤。老莫从妻子的表情上，意识到了自己买馊子的失误。

过去，妻子不管从市场上买回了什么，总爱校一校秤，少个一两半两，便出去和别人论个山高水低。老莫常取笑妻子是小市民作风。现在，他突然领悟了妻子校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他飞奔出去，一会儿骂骂咧咧赶了回来——卖麸子人已走了。人心不古，老莫损失了一两半麸子。他站在妻子面前，如同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信寄出去了？”妻子安慰他，没话找话。

“现在怕已装上了邮车。”老莫乐滋滋的，象换了个人。

“你先寄出去的信，赶明儿怕就有消息了。”

“是的，是的，一定会有的。”

“上边要是同意加工资，那过去的还补不补呢？”

“那……不提了不提了。我不是早说了，就算咱那时没被小日本打一顿，还在土坷垃里趴着……”

妻子诧异丈夫的大度。过去一提补加工资，他总是兴致勃勃，话儿没完没了，眼下却变得不在意。既然如此，夜里觉也不睡又是为了啥呢？这个老头，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呵。

三

其实，老莫并不是忘了他寄出去的信，而是一天比一天迫切地等待回音。开始他是在家里等着邮递员，现在他担心会不会照单位住址投，便一次又一次往局里跑。

商业局距他家有一条街。每天下午四点钟光景，老莫便穿着呢制服，挺着胸脯，穿过繁华的农贸市场，一边走一边和熟人打招呼。

这身黄绿色的呢制服是从队伍上穿回的。当局长时，除了盛大节日，一般很少穿，自从离休后，这件衣服好象和他突然又增加了什么缘分，在不适宜穿这种衣服的季节，他竟也象去接受检阅，出门必穿。

在负责收发的老张头那儿，他站住了，好象是无意地向信箱瞥了一眼。

“老局长，今日信还没到。”老张头堆着笑脸，他很荣幸老局长这样重视他的工作。

收发室对面是商业局的“振兴公司”。这个公司说是安排单位待业青年，其实里边并没有一个，眼下是张局长一个在外地的小姨子负责。

“他们的生意还好吧？”老莫瞟着对面问。

“嗨，别看经理是个女的，听说玩得转，钢材、水泥、木材……什么都经营。今儿早上，嘟嘟嘟又运来一大汽车。”

“一个女人，到哪儿去弄这么多东西呢？”

“人家有姐夫，”老收发凑上来耳语道，“还愁什么呢？嘻嘻，只愁没个不显眼的地方，好睡觉，好放票子……你就成全他们一下。”

老莫笑了笑，背着手，踱进振兴公司门面内。营业员都是新雇来的，他们并不认识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的老莫。男男女女正拥成一团打情骂俏。

这时，邮递员摇着车铃进了商业局大门。老莫在货场上若无其事地浏览一番，又折了回去。他从人群中挤了进去，自个儿捡了份报纸，一边巡视着标题，一边谛听着老收发那边的动静。

“老局长，今儿又……”老收发挺难为情地望着老局长，似乎信是让他给耽误了。

“唔，唔。你瞧，欧阳臣这小子混上军区司令了，那时和我滚上下铺……嗨！辽宁又抓了大贪污团伙。”

老莫大声品评着报纸的内容，尔后悠哉游哉地往回走——他并不是专门为信来的呵。

刚过街口，老莫便碰上了气喘吁吁的妻子，“三……三瓣嘴儿……”话未说完，泪便溢出来了。

刚离休时，妻子也曾劝他象隔壁的离休在家的农机局钟局长一样，好好喂兔子。老莫一笑了之：“革命一辈子，老了喂兔子？”他不屑为之。那阵儿，他还天天往局里跑。后来，他的办公桌撤了，他骂了一回娘，从此不去了。写回忆录，他喝的那点墨水不够。种花养鱼，他从没这份雅兴。叔伯侄儿请他回家乡走一走，有两次车票买了又退掉了。这一阵，老莫才悟出点什么，主动找老钟匀了几只兔子，亲自动手做了一排简易兔笼，买了几本科学养兔的书籍，什么麦乳精、牛奶，老莫本人没受用过的，兔子都受用了。每到夜晚，老两口儿闲聊开来，话题往往在兔子身上。老莫挺有把握地声明，这下付房租绝对没问题了。

岂知天有不测风云，老莫万般仔细，还是出了疏漏。兔子闹肠炎，五只兔逃出了一对。现在他一听妻子提到这小东西，心便往下一沉，丢下妻子兀自小跑回去。

关在两个笼子里的兔子蹿到一块去了，有一个栅栏门被挤得七零八落。他想检查一下兔子，谁料这一向温顺的小家伙竟扑上来咬。

妻子哭哭啼啼地从外边回来了，红丝丝的眼睛盯着丈

夫：“我早就对你说，凡事都有个忌讳，不能叫……你不听！你不听！好，这回让你说对了……省得白天惦着它，夜里也惦着它。”

这当儿，老莫飞快地去找来了老钟。

“哈哈！老莫呀，你瞧……哈哈！”

从老钟的手势上，老莫恍然大悟：公兔是动了情拼命找老婆。他剐了妻子一眼，自己耳根竟热热的。

夜里，围绕着这对兔父母的未来，老两口儿展开了讨论。

“三瓣嘴儿一个月就生毛毛呢！”

“嗯，说听多的一窝五六只。”

“兔毛快涨到六七十块钱一斤了。”

“没准还要涨哩。”

“瞎，这回房子钱不仅可以捞回来，有多余的，还可以给家里寄一点儿……”

老两口一个在里屋一个在外屋，一应一答，编织着希望的花环，消磨着漫长又寂寥的夜晚。

四

“我梦青了！”

清早，老莫一睁开眼便乐滋滋地叫。

“家里怕要来人哩，梦青见亲，可灵着了。上一回……”妻子说。

自从父母去世后，老莫已经几年没有回去了，回信总是说忙，其实大半是经济的因素。老莫是很思念家乡的 土地

的，很想在光光的玉米地里再听上几场自演自乐的豫剧。

在他们家乡，豫剧是男女老少都能哼上几句的。每逢秋后，玉米穗儿挂上了树，一个庄子的戏迷便凑到一起。道具很简单，舞台就在庄稼地里。老莫家有十几亩地，一家人省吃俭用供他读了两年初中，在这个戏班子里他成了文化人，又导又演。这一天，他主演《薛仁贵征东》。当情节进展到王三姐住寒窑一十三年这一出时，台上人未哭，台下人却流了泪——那就是邻庄的俏姑娘，老莫现在的妻子。后来，老莫跑到皮定均的队伍里，打孟良崮，解放徐州、过江南、渡鸭绿江，整整十一年，她象王宝钏一样苦熬苦守。如今在家乡，他们夫妻俩成了传奇性的人物。平素，大人教育孩子都用老莫做榜样：“有本事，也去挎盒子炮，吃皇粮。”人们传说他家风水好，才出了他这样一个大官，说他混的票子花不了，住的房子能打滚，大肉白面吃腻了。

但老莫遗憾的是他没有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一直觉得有愧于父母。过了不惑之年后，家乡人极力怂恿他收养一个义子，他选定了那个会写戏的侄子。据说，他俩长相很相似。

侄子终究没有来，原因是户口难以解决。但在老莫的心中，这侄子已经做了他的儿子。他在家乡读书、娶媳妇、盖新房，老莫尽管手头不宽裕，也总是设法周济一下。

“是不是他要来呢？”他心里想。

老莫的梦真是应验了。第三天，侄子真的来了。他担任了村塑料厂厂长，刚刚去广州采购原料，这次绕道来，一是接伯父伯母回老家，二是来和“振兴公司”谈一笔生意。

“怎么？你们也办了工厂？”老莫盯着侄子。